

三少校

阿章



鹭江出版社

87
I247.5
2348
2

三 少 校

阿 章 著

1977.4



鹭江出版社

B

316542

三 少 校

阿 章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25印张 206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0422·25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从我党地下斗争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它既有纪实性，又富有传奇色彩。

三少校中的第一名少校是在南京伪国防部三厅供职的机要参谋杨自明。他千方百计要把所掌握的军事机密传递给我方，却苦于找不到我方地下工作者。

第二名少校是军统特务柳如斯，他负责监视杨自明。但他的妹妹——在一场竞选“上海小姐”的闹剧中取得桂冠的柳如依，却不满足现实，追求进步，悄悄爱上了第三名少校，我方地下军事情报工作者柯山浩。

敌我双方围绕代号为“空中礼物”的施放毒气计划——一个企图大规模毒杀我淮海前线军民，掩护杜聿明数十万残部突围的罪恶阴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角逐。

目 录

上 卷 杨柳依依

第一章	军官失业	(3)
第二章	访周公馆	(21)
第三章	绑架少校	(44)
第四章	女中龙图	(65)
第五章	走马上任	(81)
第六章	南京板鸭	(93)
第七章	浩哥依妹	(113)
第八章	上海选美	(134)
第九章	如依亮相	(151)
第十章	似水柔情	(165)

下 卷 空中礼物

第十一章	硬汉落泪	(179)
第十二章	钟山歌声	(195)
第十三章	重要情报	(208)
第十四章	粉黛江山	(221)
第十五章	以妹为饵	(239)
第十六章	委座特使	(258)
第十七章	栖霞月下	(273)
第十八章	包围圈内	(294)
第十九章	大江东去	(312)

上 卷

杨 柳 依 依

第一章 军官失业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一个大热天，在英才中学的操场上，发生一桩怪事，在场目睹的同学们都看呆了。

这天正午，高中学生全体紧急集合，围着靠墙的石砌讲坛，排成凹字形队列，人人立正听训——军训督导曾剑魂中校出其不意地来校，训斥不肯剃光头的学生。同学们的全身冒汗了，脚站酸了，嘴巴干了，肚子饿了，头晒昏了，可这个军训督导的训话还没完没了。

年过五十、矮胖的小“蒋光头”站在半人高的讲坛上，这么大热天仍然全副武装：一身毕挺的草绿哗叽军服，肩挎军官皮带，腰佩“军人魂”短剑，手戴一副白手套，说到得意时，猛地把军官大盖帽一脱，同学们看到他那颗剃得锃亮的光头，一个个不禁发出了轻轻的笑声，原来他是来“露一头”的。

听到这笑声，曾剑魂不但不生气，反而得意洋洋，指着讲坛后面墙上的蒋介石像，说：“剃光头是蒋总裁胸怀救国救民之大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象征；剃光头是吾辈除去烦恼丝、皈依蒋总裁之效忠行动。凡我中央军校学生，凡我全体军训学生岂有不追随蒋校长、服从蒋总裁之理？”他眉

飞色舞地摸摸自己的光头，突然大喊一声：“英才中学少校军训教官杨自明！”

“有！”台下响起一个炸雷似的声音。

“正步走！上讲坛。”曾剑魂下令。

杨自明应声出列，按照中央军校学得的步法，迈开双腿，挥动双手，上了讲坛。

曾剑魂上下打量他的下属：一身褪了色的旧军官制服，半寸长的络腮胡子，明明是三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已四十开外，肩上虽有一颗梅花，却黯然无光，这模样哪象个少校？倒好似个打杂的事务长，十足是个邋遢兵！更出奇的是：这么大热天，他那顶大盖帽捂在头上，就象一只扣紧的锅盖。曾剑魂不由得紧蹙双眉，冷冷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脱帽！”

杨自明仿佛没听见，端端正正站着，一动不动。

曾督导何等精明，似乎发现了下属的破绽，咬住不放：“杨少校，本督导命令你脱帽！”

杨自明的方脸上红一阵青一阵，两道黑黑的卧蚕眉绞成一片乌云，一双酒盅似的凹眼窝里，被浓睫毛遮住的黑眼珠冒出了火花，但他终于咬紧牙关，脱去了压在额上的大盖帽，露出一头蓬乱的长发。

中校督导勃然大怒，指着他那头乱发，凶狠地嚷道：“果然不出本督导所料，英才中学的‘头难剃’，原来根子在你！”他横着头颈大喊：“勤务兵，过来！”

两名勤务兵应声而至，一个一手拿椅子，一手端脸盆，一个一手提小皮箱，一手挽白布单。

“坐下，”曾剑魂卷起袖子，对杨自明说：“本督导今天亲自为你斩断烦恼丝。”

“报告督导，区区小事，何劳督导亲自动手？”杨自明自知事情不妙，这“曾剃头”存心要拿他开刀，忙说：“下了操，我立即去理发店剃光。”他把“剃光”二字说得格外响亮，意思是请曾督导高抬贵手，给他在学生面前留点面子。

但这“曾剃头”岂肯放过这炫耀他忠于领袖和杀鸡儆猴的机会？他板起面孔，厉声说：“这是你我追随校长，身体力行之良机，良机莫失！”

曾剃头从勤务兵手里接过一把锃亮的剃头刀，把杨自明按在椅子上，不容分说，便挥动剃刀，在杨自明头上施展技艺。只听得刀切西瓜似地沙沙响，操场上的同学们有的愤愤不平，有的掩嘴而笑，有的悄悄议论：

“太过分了！”

“嘿，这一刀下去，至少开两个口子！”

“哈，一等一级的青皮鸭蛋，时鲜货！”

“看，平湖西瓜流红汤啦！”

曾剑魂年过半白，发了虚胖，又久不操刀，碰到杨自明这只“芋艿头”的头发又长又乱又硬，十分难剃；加上烈日当空，晒得热昏，他才刮了杨自明的半只“芋艿”，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恨不得三下五去二便刮出一只标准光头，因此手上的剃刀更是“乱弹琴”了。

杨自明只觉得头皮上一阵阵麻痛，痛得他呲牙裂嘴，台下的学生们看了，想笑又不敢笑。

杨自明是高中毕业后考进中央军校东南分校的。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与国民党军的兵油子、官棍子不一样。他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这时他沉住气，听凭“曾剃头”在他头皮上练功夫，可是在他的头脑里却有一副三十六档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打响了：这“曾剃头”莫非捏住了我的“把柄”？但我又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

他思来想去，无非是这么几桩事：一桩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自己对这军训的差使敷衍塞责，姓曾的要找我算帐！不错，我杨自明在混日子，可你曾剑魂不也在混日子吗？国民党委派在高中里的军训教官，全靠可怜巴巴的饷金糊口，吃不饱，饿不死，又有谁认真去搞军训？二是自己从后方来到上海后，爱到书店和书摊看些进步书报，偶尔也买些带回家去，难道姓曾的发现了么？他略一思索，立即想到第三桩事，最近，他向《光华周报》的《读者投书》栏寄去一封信，揭露蒋军在抗日时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署名是“一名恕不具名的国军少校”。这封信居然刊登了出来，他心里痛快了好几天。莫非《光华周报》的编辑，把我卖了？万一这事发作，就象落入网中的鱼儿，难以挣脱了。他算计了一番，知道这三桩事情，哪一桩都足以成为曾剑魂的把柄，都会打碎他的饭碗，甚至绳之以军纪！反正这只破饭碗是保不牢了。不过，他不甘休！他想，既然我不想捧这只饭碗，索性破碗破摔，来个“激将法”，摸一摸“曾剃头”的底，然后随机应变！

曾剑魂剃完了杨自明的头，把剃刀一扔，站着八字脚，背叉双手，冷眼观看杨自明，觉得自己“宝刀不老”，十分

得意。

偏偏勤务兵不识相，递了一面小镜子给杨自明。杨自明不照镜子犹可，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脑袋象一只碰裂的青皮红瓢西瓜，横七竖八，开了好多口子。他憋性发作，手指发抖，结结巴巴说：“你，你……你要我的……猴！”这“猴”字象一声吼，还伴着顿脚。

“曾剃头”没料到自己的下属竟敢如此狂妄，他立即大吼一声：“反了，反了，你竟敢顶撞长官，军纪何在？命令你在委座像前下跪！”

杨自明倔强地横着头颈，睬也不睬，他就是要趁此机会听一听曾剃头如何发落他。

曾剑魂冷冷一笑，当众宣布：“杨自明带头留发，拒不下跪，自即日起革去英才中学军训教官之职！”接着以高八度的嗓门对大家喊道：“值此戡乱建国之际，军训为当务之急，所有未剃光头之男生，限三日内剃光，违者开除，送师管区补充壮丁！”说罢狠瞪了杨自明一眼，怒冲冲地走了。

曾剑魂走后，操场上响起了同学们一片喊声、骂声、嘘声，有些同学围住了杨自明。

“杨教官，往后你怎么办呢？”一位同学问。

杨自明知道自己为《光华周报》投书一事并未露馅，心里轻松了，他哈哈一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时，他想起赶紧要去办一桩事：原来今天上午发了半个月薪饷，他正要溜出去买米，却被“曾剃头”堵住了。他寻思，这一耽误，不知米价又跳了几跳？半月薪饷还能买几升米？这时，失业的烦恼、老婆的埋怨，女儿的饥啼浮上他

的心头了。

杨自明匆匆赶往附近一家米店，边走边想：一是赶紧把这叠法币换成黄糙米，送回家去，以济燃眉之急；二是今晚去拜访《光华周报》的主编蔡老，要告诉他，自己已失业，问问他《光华周报》要不要添人。

他低头走过兰心大戏院门前，猛地一辆乳白色的总统牌豪华轿车，从横档向他扑来，待他发现时已来不及躲闪。心想，完了，今天我非死于车祸不可！但他耳边只听得“嘎”地一声，车已停住，耀眼的克罗米保险杠紧贴在他的腿上。

车门打开了，从驾驶座上怒冲冲跳下一个西装毕挺、皮肤白皙的高等华人。“Long fellow！”他嘴里用英语骂人，伸手就要打杨自明。可是，他那扬起的巴掌骤然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杨自明想，今天算我晦气，倒霉的事一桩连一桩。他知道在这个“少将遍地走，校官多如狗”的十里洋场，他这个革职少校若被真假洋鬼子的小轿车撞死，等于撞死一条狗！既然那人又不打，自己犯不着跟他纠缠了，他一声不响，转身便走自己的路。

但那人却向他伸出了双手，惊喜地喊道：“自明兄，原来是你！你在哪里得意？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杨自明一听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他细细打量对方，才认出是柳如斯。他是杨自明的中学同学，又是一起考入中央军校东南分校的老同学！杨自明也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说：“我得意什么？我，一个失业的中学军训教官，家无隔

宿之粮，日困愁城，坐以待毙。”

虽说杨自明牢骚满腹，但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毕竟是高兴的。“八·一三”以后，他的家庭和就读的学校在闸北毁于日寇炮火，他孑然一身，随着柳如斯的父母柳鸣扬、张淑琴两位高中老师一起流浪，到了浙东山区一所临时中学。同行的还有柳如斯十岁的妹妹柳如依和另一位高中男同学柯山浩。杨自明忘不了柳老师夫妇的恩情，他们把他和柯山浩这一对孤儿，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高中毕业后，他、柯山浩和柳如斯三人既迫于生活又愤于国难，相约投笔从戎，同时考入中央军校东南分校。军校毕业后三人都分到三战区顾祝同所属的部队当排长……

这以后，劳燕分飞，音讯杳然，没想到彼此却在这茫茫人海中重逢！杨自明心想，如今我身穿二尺半，奔走衣食，潦倒不堪；他却变阔了，轿车代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过，虽然阔了，还能认得老同学，这使杨自明高兴。于是，问道：“如斯，你妈妈张老师好吗？你妹妹如依也长大了吧？你改行了？日子混得不错嘛，宝号是……”

柳如斯也很高兴，硬拉老同学上了自己豪华的小轿车，说：“我妈妈老了，在家安度晚年，她老惦念你和柯山浩呢。如依在沪光大学念书。走，先兜兜风。今天我请你吃美国大菜！”

杨自明虽说被拉上了小轿车，却苦笑着说：“你帮帮忙，在前面小米店停一停，家里等米下锅呢。”

柳如斯手握方向盘，笑着说：“一开口就是柴米油盐，你这位军校十六期的头名状元，当年的豪气哪儿去了？米，

你就不用买了，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四袋美国面粉去。”

杨自明颇为感激老同学的慷慨，但对他的阔绰不无怀疑，只因刚会面，不便打听，便笑说：“如今我已成戴屋蜗牛，家有难饱之黄口。今非昔比了。”他说着细细打量自己这位老同学：穿一身做工极其考究的浅灰色凡立丁西装，白皙的皮肤，细眉细眼的五官，高高的身材，他那从小练小提琴的手指仍然那么细长，灵巧地掌握着方向盘。总之，分别五年，他那“比梅兰芳还要梅兰芳”的外貌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杨自明毕竟看出了某些细小的变化：当他那衔着象牙烟嘴的薄嘴唇紧闭时，嘴角露出了乖戾的神情，那双眼梢向上的眼睛，本来黑白分明、净如秋水，如今悄悄爬上了淡淡的血丝，隐藏着杀气。

杨自明渴望了解老同学的底细，急切地问：“如斯，我不向你隐瞒我的潦倒穷愁，你也该向我透露透露你的兴旺发达了。”

柳如斯一手取下象牙烟嘴，微微一笑，反问道：“你听到过我的什么传闻吗？”

杨自明摇摇头，追问道：“你究竟在哪个宝号里发财？”

柳如斯淡淡地一笑，道：“在林森中路赏芳花园的国际气象站。跟你一样，只不过是跟美军混在一起，沾一点美军的光罢了。”

“嘿，真不简单，你改行搞科学啦！”

“以后你会知道的。”柳如斯听了老同学赞叹之词，微微一笑，换了话题：“自明兄，赋闲在家，岂不辜负校长的

栽培？我给你介绍一个你能胜任愉快的美差，保证能发挥你军事学识之长，待遇也很优厚，比你当中学军训教官强多了。”

“什么美差？”杨自明是瞌睡碰到枕头，笑逐颜开，忙问道。

柳如斯推心置腹地告诉自己的老同学：他的老丈人邢冷已荣任南京国防部次长。如今蒋总裁戡乱国策既定，国防部里一些曾参加军调和谈的老家伙，有的与中共接触日久，中了和谈之毒；有的经过八年抗战，产生厌战情绪，已不能胜任戡乱建国的谋略工作，政治上也不十分可靠。蒋校长决定选拔陆军大学和中央军校少壮派军人，组成国防部新幕僚班底，目前正在全国物色人材。柳如斯表示，他若开口向他老丈人推荐杨自明去国防部当机要参谋，那当然是毫无问题的。

杨自明听了心想，这不是两股道上的车吗？但他口头连声称谢道：“承蒙关照，不胜感激。但举家迁往南京，实非易事，让我回家跟内人商量商量。”

柳如斯说：“戡乱事急，望你能在十天之内给我一个答复。”

杨自明点点头，肚里继续寻思，我是为抗日救国才投笔从戎的，如今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打内战，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若进了南京国防部当幕僚，策划戡乱，岂不是为内战之火加油吗？我怎能干昧良心的勾当？此事切切不可造次！又想，怪不得柳如斯如此阔绰，原来他已成国防部次长的乘龙快婿，国民党讲究的是裙带风，“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但他为什么说他跟我一样，只是个少校呢？莫非他不说实话？杨自明很纳闷，他想以后有机会去拜访他妈妈张老师，一切都会明白的。

柳如斯娴熟地驾着小轿车，在南京路的车流人丛中飞驰，如入无人之境。杨自明渐渐发现这一路之上，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善于趋炎附势，见了这辆豪华小轿车便变红为绿，让它畅行无阻。杨自明心想，怪不得国民党、蒋介石把京沪杭视为心脏，这里确实是它经营多年、根基颇深的老窠！他靠在小轿车的沙发上陷入深思之中，渐渐发现车外的景色，已是一派田园风光，他才知道小轿车正沿着魏德迈路疾驶，转眼已驶入飞机场，柳如斯颇为得意地对他说：“只有这里才能吃到道地的美国大菜。”

小轿车在一幢草绿色铁皮顶的美式活动房屋门前停了下来。杨自明看到正面的墙上写着约半人高、蓝底白字的英文广告“Cocacola”，色彩显眼而柔和。他随柳如斯走了进去，感到一阵凉意，原来室内是有冷气设备的。接着一股酒香夹着奶油香和脂粉香扑鼻而来。但见室内摆着一排排铁制折叠式小圆桌和小靠椅，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打蜡地板擦得发亮；墙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随着灯光一明一灭，出现一只插翅猛豹，奋然欲飞。杨自明读过高中，精通英文，一看霓虹灯下的英文，知道这是飞豹队的随军酒吧。只见酒柜前一位碧眼、长睫、红颊的美国女郎亭亭玉立，头上歪戴一顶草绿喇叭的船形帽，一头金色卷发披散在两肩，身穿袒胸露背的白府绸衬衣，白衬衣上绣了一个十分触目的飞豹标志，衬衣紧紧裹住身体，充分显示出她的妖艳；一条长